

## 东亚与中东

## 1973年石油危机与日本中东政策的调整\*

张绍铎

**摘 要:**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限产提价,造成石油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日本石油严重依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国内立即陷入危机,不得不与美国反复磋商,最后在美国的默许下发表了基本符合阿拉伯要求的声明。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在对中东石油的需求和受美国控制的夹缝中进行的。日美关系是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冷战中如此,冷战后亦如此。

**关键词:** 日本外交; 中东政策; 石油危机; 日美关系; 第四次中东战争

**作者简介:** 张绍铎,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3-0019-08

**中图分类号:** D73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1 项目资助成果之一。

关于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与日本中东政策的关系,中日两国学界已有一定研究。<sup>[1]</sup>已有研究成果勾勒了日本在石油危机中面临的困境和对中东政策调整的基本过程,但由于资料所限,对很多方面尤其是美日间的折冲语焉不详。众所周知,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处于支配地位,中东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影响日本的中东政策。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国内能源危机导致日本需要向阿拉伯国家示好,另一方面日本又必须取得阿拉伯国家的间接敌人——美国的谅解。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政策调整过程的考察,揭示日本中东外交政策的特点。

## 一、中东战争爆发与石油武器的运用

早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就曾呼吁对西方国家运用石油武器,但当时真正操纵石油生产的是国际石油资本,阿拉伯国家还无法控制其领土范围内的石油生产。1972年2月,沙特石油大臣代表海湾六个产油国与国际石油资本开始谈判,双方于1973年1月在利雅得达成协议。海湾产油国在此之前通过向在其国内从事石油生产的国际石油资本征收特产税和所得税的形式获得收入,而通过利雅得协定,这些国家获得石油经营权,如1973年获得25%的股权,1977年起每年增加5%,至1982年达到51%。这项协议使海湾产油国政府参与石油生产,打破了国际石油资本对世界石油供给的垄断。<sup>[2]</sup>1973年“十月战争”爆发前,沙特国王费萨尔又多次提及用石油武器对付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8日,日本政府由官房副长官出面发表了不

痛不痒、不偏不倚的声明：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中东地区能在 1967 年安理会通过的 242 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永久的和平。<sup>[3]</sup>10 月 17 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机构石油大臣会议在科威特召开，在排除国际石油资本的前提下经磋商发表声明：以 1973 年 9 月的产量为基准，各阿拉伯产油国削减 5% 的石油产量，以后每月以上个月为基准继续削减 5%，直至以色列军队撤出 1967 年 6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及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11 月 4~5 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机构石油大臣会议再次在科威特召开，会议决定对美国 and 荷兰实行石油禁运，当月削减 25% 的石油生产量，并且以后每月递减 5%，但这些措施对支持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国家例外。日本显然不在阿拉伯国家认定的友好国家行列内。10 月 19 日，以沙特驻日大使为首的 10 个阿拉伯国家大使共同向大平正芳外相递交照会，要求日本采取积极而建设性的明确立场支持那些希望收复被占领土的国家。大平外相则重申了日本政府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的立场，但阿拉伯国家显然并不满意。

在日本战后飞跃式发展的过程中，廉价和稳定的石油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 1967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情报分析中就注意到：日本正常情况下的石油进口中，阿拉伯国家石油占 58%，伊朗占 25%，其他国家占 17%；如果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在最初 6 个月中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压缩为正常情况下的 91.5%，能勉强应付；但如果 6 个月之后禁运继续，随着石油储备消失，日本必须把石油消费量压缩到原来的 65%。<sup>[4]</sup>显然这种打击是日本经济所无法承受的。到 1973 年，日本的能源需求中 3/4 是石油，而石油进口量占总需求的 99%，其中 90% 来自于海湾地区。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指出：“停止石油供应会在日本引发类似于过去的米骚动那样的内战。今天，石油是日本工业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比自卫队对国家更重要。”<sup>[5]</sup>中情局和中曾根的担心不幸应验。石油危机首先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1973 年 11 月日本批发物价指数比 10 月份猛增了 3.2%，比去年同月上升了 22.3%，远高于美、英、西德、法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日本石油危机的加深，石油等产品价格上涨，商人们看到工业产品可能减产，乘机进行投机和囤积居奇，更加促使物价上升。<sup>[6]</sup>这对刚刚改组内阁的田中角荣首相是一个艰巨的考验。田中在新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上表示，中东战争所引起的石油危机已经给日本造成了最严重的局势，日本必须对付石油危机和物价上涨等紧迫问题。<sup>[7]</sup>

面临如此严峻形势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公开向阿拉伯国家表态。11 月 6 日，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声明：“日前阿拉伯十国驻东京大使向我国询问对中东问题的态度，我特表明如下：我国坚决反对以武力获取领土，如这次停战决议中的呼吁一样我国一向主张立即实施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迫切希望对该地区有巨大影响力的美苏两国为问题的早日公正解决尽最大努力。此外，对巴勒斯坦问题，我国支持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平等与自决权的联合国决议。”<sup>[3]</sup>与 10 月 8 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和 10 月 19 日大平外相对阿拉伯国家大使们的答复相比，这份声明还是不痛不痒的基调，只是增加了对美苏两国的呼吁，这当然还是无法满足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在国内经济日甚一日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为何不能痛快地满足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呢？关键在于其尚未获得美国的同意。

## 二、美日磋商

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虽然是美国能源的重要来源，但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正是在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援助下，以色列军队才能熬过最初的失败与埃及和叙利亚形成僵局，又是在美国军事卫星的帮助下，以色列军队才能利用埃及军队间狭小的防区漏洞成功实施穿插迂回、切断埃及军队的后路，从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交战各方先后接受联合国停火协议后，基辛格穿梭访问了中东各国。除中东各国之外，协调美国及其盟国的中东政策也是处理中东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访问日本，与大平外相、田中首相、中曾根通产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展开多轮会谈，阐述美国的中东政策，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而田中内阁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政府阐明日本面临的困境，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和帮助。

在基辛格访日前，国务院为基辛格准备的材料中，分析了日本中东政策的困境，即日本对阿以冲突奉行的传统中立政策基于两点相互矛盾的考虑：不反对、不阻碍美国政策或曰不触犯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犹太商业和金融利益；现在和未来日本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高度依赖造成了极度的敏感。因此，日本谨慎地避免卷入阿以冲突，同时展示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意愿和姿态，避免与以色列发生明显的商业来往。而阿拉伯国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要求：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向美国游说使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日本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性很强：10月底，日本国内和正在运输途中的石油共计约80天的储备量，日本的石油几乎100%进口，石油占能源总消耗的73%。42%的石油来自阿拉伯国家，其次为伊朗占38%、印尼占16%。如果沙特的石油生产削减25%，日本的进口来源就减少超过10%，算上科威特等国，日本的进口来源将减少17%。同时石油价格上涨也将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将一部分自伊朗的石油进口份额转给日本，这部分石油占美国石油消费总额的2%，占日本石油消费总额的7%。<sup>[8]</sup>

基辛格和尼克松虽认为日本是与美、苏、中、欧并列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但并不十分看重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而且，基辛格一直不信任日本官僚系统的保密能力。在这次访日过程中，基辛格也多次提及保密的问题。轻视和不信任正是他在秘密访华后没有重视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的原因。基辛格秘密访华被日本称之为“越顶外交”，直接导致了佐藤政权的垮台。11月14日，基辛格与大平外相会谈。日方的参加者还有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文彦、驻美大使安川壮等。双方在讨论新闻稿时发生些许龃龉：基辛格认为日本的稿子中含有美日将向当事一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意思，与他之前在大使馆的发言不符。基辛格认为石油消费国不应接受阿拉伯国家的讹诈而向美国施加压力，这反而不利于解决冲突。石油消费国必须与美国团结一致，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自由意志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向阿拉伯国家讹诈妥协。大平则表示日本不会由于石油的压力就轻易改变基本的外交政策，将在对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解释上有所保留，与欧洲委员会国家一致。欧洲委员会国家通过这样的声明，被阿拉伯产油国认定为“友好国家”。大平的困惑是，日本已经与欧洲国家的声明保持一致，但阿拉伯国家对欧洲和日本仍有差别待遇，还在对日施压。日本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三点：不希望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坚决维护与美国的现存关系；支持以色列主权独立的基本原则。大平还强调日本已经被逼至墙角。基辛格反复强调，坚持目前的立场更易于解决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更易于达成和平协议，他还透露，通过与中东各国领导人的接触，认为很有希望达成协议，关键是石油消费国要绷紧神经。<sup>[9]</sup>如果基辛格认为自己已经说服了日本领导人，他们不会在中东政策问题上施加压力，他就完全错了，虽然美国人认为大平外相在中东问题上更接近美国的立场<sup>[10]</sup>，但笔者认为，大平没有与基辛格发生正面冲突，或许是由于他处在外相的位置上更重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又或许他只是为了探探基辛格的底，而掌控全局的田中首相则无路可退，必须向基辛格“摊牌”。

田中角荣出身于草根阶层，没上过大学，以关注民生和提倡日本列岛改造论著称，他与日本财界关系密切，是自民党金权政治的集大成者，领导着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能否顺利渡过石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田中政权的寿命。11月15日，田中首相与基辛格展开会谈，大平外相、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北美局长大河原良雄、驻美大使安川壮等也在座。田中先抑后扬，表示日本希望中东危机早日缓解，但也清楚这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年历史的复杂问题，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影响力最大，最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并不希望改变与美国密切配合的基本立场。因此，田中重点谈了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中东危机对日本的影响要大于美国，即日本对中东石油依赖性更强。当年日本将消费石油达 3100 亿升，其中 80% 自中东进口，而中东进口量的 40% 又来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已经削减了对日出口的 20%，并告知日本将进一步削减 10%。日本行动迅速，至 11 月 20 日已削减国内消费量的 10%，但如果发电量也削减 10%，对日本工业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一些紧急措施，如价格冻结、征收暴利税等。如果日本政府的行动不能如此迅速，恐慌状态早就蔓延了。可以预见，阿拉伯产油国将通过进一步削减对日石油出口，甚至达到 50%，向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田中还强调了日本中东政策的困境：阿拉伯国家企图通过日本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以色列立即撤出全部占领领土；如果以色列不同意，日本应当通知对方重新考虑日以关系。如果日本不采取实质性的举措，阿拉伯国家威胁将自动削减石油供应。这种情况类似劳资纠纷，阿拉伯人就像集体罢工的工人。阿拉伯产油国与西欧国家关系良好，尤其是英法。尽管日本的外交辞令与欧洲人一样（如支持安理会 242 号决议），但阿拉伯人称法国给了他们武器，英国承诺为其训练飞行员，而日本什么都没做。此外，与欧洲相比，日本与阿拉伯国家没有传统关系。为解决石油供应问题，田中与外务省绞尽脑汁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日本清楚即使按照阿拉伯人的要求发表声明，也难以保证他们就会解决日本的石油供应问题。因此，田中首相及其政府都在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若有更好的办法，他就可顺水推舟，把球踢给基辛格，称如果国务卿说“不必担心，美国有的是石油”，那就最好不过了。

基辛格则不买账，直截了当地说美国的石油不多，但愿意讨论怎样缓解日本压力的问题，他认为，日美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恢复稳定的石油进口。基辛格反守为攻，称田中的话里透露出日本愿意向阿拉伯妥协的意思，在他看来，向阿拉伯妥协是无休止的，日本必须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压力之间寻求平衡。基辛格斩钉截铁地表示，日本的声明不会对美国有任何影响，并且这个过程只能进一步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对日本反而不利。基辛格还语带威胁地说，日本如果按阿拉伯人的要求发表声明，就意味着与美国公开对立，在美国给自己制造敌人，尤其是在公共舆论界和财界，这实际上是警告田中：不要轻视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

田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日本国内的困境，并指出，不论日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都不意味着日本对美基本政策发生改变，但日美间最大的差异还是石油。如果日本无动于衷，阿拉伯人会要求日本切断与以色列的经济关系，日本不能走那条路。因此，日本必须发表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才有可能阻止阿拉伯国家更多的要求。田中清楚，日本发表一个声明不会改善局势，但在日本人民希望政府有所行动以缓解局势的压力下他必须有所行动，必须权衡各种因素以作出最好决定，而最坏的可能性是，阿拉伯人要求日本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日本无意如此。但如田中早前所言，日本希望采取一些具体姿态以阻止阿拉伯国家要求日本与以色列切断经济关系，他对基辛格的观点表示理解，即这种表态可能会使阿拉伯国家得寸进尺。但由于日本的石油供应在不断萎缩，日本不能无动于衷，对阿拉伯政策放任不管。基辛格则表示他无法判断日本的政治问题，但还是强调屈服于压力只能导致一个无休止的过程，这对美国没有任何影响。田中又进一步强调了日本面临的问题：11 月 20 日~12 月 31 日，日本不得不削减 10% 的发电量，这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减半。1974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发电量将被迫削减 15~20%，这将导致 GNP 增速变为 -5.5%，这是严重的问题。美国在努力调停以结束中东冲突，日本尊重美国的立场并不想干扰美国，日本的立场是应尽最大可能向阿拉伯国家做出一点姿态。日本每年消耗 3100 亿升石油，进口减少 15% 就意味着削减 400 亿~500 亿升石油消费量，到 1974 年 3 月 31 日日本的石油储备将降到最低水平。当然田中不忘记反守为攻，把球再次踢给美国：如果美国能向日本提供 400 亿~500 亿升石油，日本可以挨过 1974 年上半年。最后，基辛格不得不做出让步，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施压的手段，日本发表的声明或许会对中东谈判有所助益，但最早也要在以色列大选结束（1974 年 12 月 31 日）

之后。如果日本现在发表声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主要的问题是时机。田中则适可而止，表示日方必须要发表一个声明，最好由官房长官出面，关键是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回应阿拉伯国家的要求。而基辛格称，美国只能表示容忍，而不是支持。因为他们的选择只有沉默或批评。<sup>[11]</sup>

11月15日当天，基辛格还与日本通产相中曾根康弘举行了简短的会谈。中曾根曾留学哈佛，基辛格与他有师生之谊。中曾根在自民党内领导的派系虽不大，但被认为是自民党内最富战略思想的人，可能在哈佛留学期间得到过基辛格的真传。中曾根首先向基辛格通报了通产省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到11月末日本的石油储备为57天的消费量，每天减少70万吨，石油储备最低可以保证工业生产正常运转39天。中曾根透露，田中内阁在多次开会商讨的基础上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通过控制石油消费的紧急措施法草案等举措，自11月20日开始削减10%的石油消费。基辛格表示，保证将努力早日促成中东问题的解决，这样就有助于恢复稳定的石油供应。中曾根则据理力争，表示中东问题的解决和日本对石油的迫切需求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自民党必须赢得6月末举行的参院选举，就像梅厄夫人必须赢得12月底举行的大选一样。日本石油进口量的减少、物价的快速上升会对1974年的参院选举产生严重影响。反对党只要多赢得13个席位就能控制参院，这将对美日双边安全条约和日本自身的防务和安全政策产生严重影响。因此，自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赢得选举。基辛格只能重申其观点，即解决日本石油供应问题的关键还是中东问题的解决。因此，日本必须考虑其行为是有助于还是有悖于美国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sup>[12]</sup>

在唇枪舌剑之间，日美双方都亮出了底牌。日本在国内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向阿拉伯国家妥协实属无奈之举，希望得到美国的谅解，而美国则不会动用本国的石油储备帮助日本政府缓解国内的石油危机。美国虽反对日本政府向阿拉伯国家妥协，但如果日本政府发表亲阿声明，美国政府会选择默认。美日接下来发表声明只是具体内容和时间的问题。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加大了对日本的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完全撤出占领的全部领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还要求日本表态，如果以色列不照此执行，将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并将与之断交。阿拉伯国家还威胁，如果日本政府不发表这样的声明，即使将来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日本仍将被视为“不友好”的国家，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在来年1月份将削减20%~40%。日本政府迅速把此消息传给美国方面。<sup>[13]</sup>日本政府在此压力之下，希望尽早发表声明以换取阿拉伯国家的理解。11月19日，日本驻美大使安川壮拜会基辛格，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们将于11月24日在阿尔及尔开会，阿拉伯政府首脑也将于11月26日开会。日本政府希望在这两次会议前发表声明，否则阿拉伯国家的要价会越来越高。安川壮还向基辛格呈递了声明草稿。基辛格一方面抱怨媒体上关于他对日本石油危机漠不关心的报道不符合实际，又表示对声明草稿不甚满意。安川大使精辟地归纳了美日两国在中东不同的处境，道出了日本的担心，即美日间在阿以冲突上的基本区别在于：尘埃落定后，阿拉伯人会对美国的努力表示感谢，却说日本没帮上一点忙。<sup>[14]</sup>平心而论，基辛格在与日本几位政界要人的会谈中，言语之间确实缺乏对日本方面处境的理解。当然，这与日美文化差异也有关系。日本文化中讲究“暧昧”，即首先要表示对对方心情的理解，拒绝对方时也要表达得比较含蓄，而美国人讲话则直白得多，不会转弯抹角。但无论如何，身为外交家的基辛格在与日本人的会谈中较少采用外交辞令，还是显示出他对日本的轻视。

### 三、日本中东政策的调整

1973年11月22日，内阁官房长官二阶段堂进发表如下声明：

1. 我国政府希望在全面贯彻安理会242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中东地区公正永久的和

平，将继续要求相关各国和当事者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支持保障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联大相关决议。2. 为了中东纷争的解决我国政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不允许以武力获得并占领领土；（2）以色列军队自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出；（3）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必须得到尊重，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上述目的的达成；（4）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符合联合国宪章，为了实现中东地区公正和永久的和平，必须承认并尊重之。3. 我国政府遵循上述各原则，为该地区实现公正永久的和平愿意尽最大努力。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在最大限度内强化以下政策。

我国政府对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表示遗憾，强烈希望以色列遵守上述原则。我国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将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sup>[3]</sup>

与之前的声明相比，此项声明特别强调了以色列应该撤出凭借武力占领的土地，并表明可能进一步调整对以政策。虽然这与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差距，但相比之前模棱两可的立场确实是很大的进步，阿拉伯国家随即将日本列入友好国家行列。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严峻，对此 12 月 13 日日本政府又通过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发表如下谈话：

现在埃及以色列之间 101 公里地点的军事谈判停止了，埃以前线和叙以前线的战争气氛不断升高，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我们对此深表忧虑。为了达成中东和平，应该始自以色列军队的立即撤离。10 月 22 日根据安理会 339 和 340 号决议产生的停战协议生效，在日内瓦会议的初期以色列军队至少应该撤退到该协议生效时所在的位置。我们强烈要求以色列实施撤军。我们认为，这是以色列自 1967 年战争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军的第一步。<sup>[3]</sup>

这次声明的发表虽不是官僚层级，但由于关注的是具体事情，针对性更强，可视为对前项声明中所做的“将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承诺的实践，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其中关于“以色列自 1967 年战争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军的第一步”的说法更体现了日本中东政策的务实性。

即便如此，这些声明却没能立刻缓解日本的经济困境。12 月 22 日，日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新成立的安定民生紧急对策总部在当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 11 月 20 日采取的削减供电、供油 10% 等紧急措施以外，将采取新的紧急措施，包括从 1974 年 1 月 1 日起削减工业用电、用油的 20%，禁止假日使用私人汽车，缩短饭馆、剧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和电视的播出时间。新措施规定要对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推迟执行政府的财政投资计划，压缩私人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并且缩小 1974 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规模，以减少对物资的需求。日本银行为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从 12 月 22 日起，把官方贴现率又提高 2%，即提高到 9%，达到了日本财政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是日本政府 1973 年以来采取的第五次紧缩银根的措施，新贴现率比美国（7.5%）和西德（7%）都高。<sup>[15]</sup>

日本政府清楚，仅仅发表几个声明可能会一时改善日本的处境，但并不能根本上改变日本在阿拉伯国家心中的地位，日本必须全方位调整中东政策。1973 年 12 月中下旬，日本政府特使三木武夫副首相访问中东阿拉伯各国，18 日访问埃及时在发表共同声明中谈到：

关于中东问题，埃及政府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以色列军队自 1967 年战争中侵占的领土上撤出，二是巴勒斯坦人恢复正当权利。同时埃及政府也表明了阿拉伯方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坚定决心。三木特使说明了日本外交的基本

原则，即不允许凭借武力获得和侵占领土。三木表示，看到他在任外交大臣时安理会通过的 242 号决议至今没有得到实施，深感责任重大。他还表示，为了实现中东地区公正永久的和平，以色列军队应该自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土地上撤出，联合国宪章和决议所承认的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应该受到尊重。日本政府认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就无法保证，日本政府决心为此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三木特使与埃及方面就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如何加强双边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三木特使表明日本政府愿意协助埃及政府筹措苏伊士运河拓宽计划所需资金（所需外汇估计超过 2 亿 8 千万美金）。与此相关，三木特使承诺日本政府将提供工程第一期所需相当于 1 亿 4 千万美金的 380 亿日元的贷款，25 年后还款（包括 7 年的缓冲期），年利率 2%。

此外，埃及方面表明了推进工业化的强烈意愿，要在运输、建筑、有线和无线通讯、电子等产业上推动很多计划。三木特使称日本政府愿意为埃及购买商品和开展工程提供贷款。贷款的细节，两国政府间可从速办理。埃及方面表示，为了讨论投资、合作项目或自由经济区的开发等问题，欢迎日本方面派遣包括技术专家在内的代表团来访。三木特使表示希望明年尽早实现派遣代表团来埃及。<sup>[3]</sup>

其中所反映出的最大亮点在于，日本将加强与阿拉伯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尤其是对阿拉伯国家中相对较为穷困的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美国方面也认为三木的系列访问的效果不错，尤其是日本认识到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性。<sup>[16]</sup> 在美国看来，调整后的日本对中东政策，形象低调但政策积极，一方面援助阿拉伯世界中较不富裕的国家，它们往往对阿拉伯产油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对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推行技术援助项目。<sup>[17]</sup>

#### 四、结语

1971 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之前毫不知情的日本称之为“越顶外交”或“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此后不久，尼克松政府又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日元被迫升值，日本遭受突然袭击国内金融市场大乱，称之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而在关乎日本生死存亡的石油问题上，日本却万万不敢在未征得美国同意的前提下调整中东政策，给美国制造一个“田中冲击”，原因就在于日美关系是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冷战中如此，冷战后亦如此。我们不应片面强调石油危机后日本采取有别于美国的亲阿拉伯的中东政策，只能说石油危机使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时，必须开展全方位外交，必须在中东地区广结善缘，必须尽量使阿拉伯产油国的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互融合。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因只出钱而未出兵而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这对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刺激很大，《海外派兵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后来日本自卫队参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未参加战斗）也就顺理成章。因此，可以说中东的石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而不仅仅是中东政策的调整方向。

2006 年小泉纯一郎卸任首相后，自民党的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等三人相继组阁，但都是昙花一现。2009 年 9 月自民党在大选中败给民主党，鸠山由纪夫登上首相的宝座。民主党宣称要打破官僚政治，让政治家而不是官僚成为日本内外政策的发起者。<sup>[18]164</sup> 日本官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前例主义”，即循规蹈矩。而现在的鸠山内阁也摇摇欲坠，打破官僚政治恐怕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日本政坛的不稳定大大降低了政治家的作用，并且当今日本政坛也缺乏勇于开拓进取的政治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抑或在自民党的一些派系基础上成立的

新政党掌握日本政权，日本的中东政策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努力与中东地区各国搞好关系。

### [参考文献]

- [1] 金熙德.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J]. 日本学刊, 2006(4); 李凡. 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转折[J]. 史学月刊, 2002(8); 黑田安昌. The Oil Crisis and Japan's Middle East Policy, 1973[J]. 日本中东学会年报, 1986(1).
- [2]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昭和 48 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 第 17 号 1973 年 8 月出版 [EB/OL]. [2010-04-03].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 [3]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昭和 49 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 上卷 第 18 号 1974 年 7 月出版 [EB/OL]. [2010-04-03].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 [4]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of a Denial of Arab Oil, June 7, 1967, Item Number: JU 00680,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 [5] Nixon/Tanaka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VI: Energy, June 28, 1973, Item Number JU01748, DNSA.
- [6] 日本批发物价大幅度上升[N]. 人民日报, 1973-12-19.
- [7] 日本第三届田中内阁组成[N]. 人民日报, 1973-11-26.
- [8] Japan and Middle East Conflict, Nov. 1973, Item Number JU01818, DNSA.
- [9] Middle Eas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Nov. 14, 1973, Item Number JU01830, DNSA.
- [10] Japan: Bilateral Paper—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sayoshi Ohira, Feb., 1974, Item Number: JU01849, DNSA.
- [11] Secretary's Call on Prime Minister, Nov. 15, 1973, Item Number JU01832, DNSA.
- [12] Oil, Nov.15, 1973, Item Number JU01833,DNSA.
- [13] Saudi Arabian Pressures on GOJ, Nov.16, 1973, Item Number JU01834, DNSA.
- [14] Proposed Japanese Statement on Middle East Situation: Japanese Ambassador's Call on Secretary Kissinger, Nov.19, 1973, Item Number JU01837, DNSA.
- [15] 为应付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N]. 人民日报, 1973-12-23.
- [16] Report on Miki Visit, Jan.7, 1974, Item Number: JU01846, DNSA.
- [17] Japan: Energy Paper, Feb.6, 1974, Item Number: JU01851, DNSA.
- [18] 大下英治. 民主党政権[M]. 東京: KK ベストセラーズ, 2009.

## Oil Crisis in 1973 and the Change of Japan's Middle East Policy

ZHANG Shaoduo

**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4<sup>th</sup> Middle East War in 1973, Arab countries started to us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oil crisis, Japan had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to criticize Israel. However, America, Japan's most important ally after WWII,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step for Japan was how to persuade America to accept Japan's Middle East Policy Change.

**Key Words** Japan's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Oil Crisis;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Yom Kippur War

(责任编辑: 李 意)